



JG 九歌文丛

村庄里的事物

中 / 国 / 民 / 间 / 的 / 乡 / 土 / 文 / 化 / 情 / 绪

贾兴安 /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JG 九歌文丛

村庄里的事物

中 / 国 / 民 / 间 / 的 / 乡 / 土 / 文 / 化 / 情 / 绪

贾兴安 /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村庄里的事物：中国民间的乡土文化情绪 / 贾兴安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12
(九歌文丛)

ISBN 978-7-5434-6741-5

I. 村… II. 贾…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1455 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http://www.hbep.com>
地址：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制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6741-5
定 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0311-87755722
邮购地址：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8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目 录

- 移民与村落 / 1
- 道路赋 / 9
- 中国民居 / 16
- 畜禽之殇 / 24
- 乡村老大院 / 33
- 冠冕堂皇 / 40
- 中国民谣 / 46
- 千年稼穡 / 55
- 乡村水井 / 63
- 乡村女人无名氏 / 71
- 农具吟 / 77
- 老家 / 85
- 游戏与历史 / 88
- 关于油饼的记忆 / 93
- 鸡蛋沧桑 / 105
- 弯镰刀与弯的腰 / 113
- 气味之迷 / 116

粪土的故事 / 120

百年婚俗 / 126

禁与忌 / 140

开会的流变 / 147

乡下人的大世界 / 155

民间的时尚文化 / 162

民间的幽默 / 172

仪式的嬗变 / 183

邢瓷之谜 / 187

千年古塔 / 193

移民与村落

“村”从木，“落”由草和水组成，因此《辞海》对村落的注释是村庄或者村子。没有树木的乡村在中国简直不可思议或根本就不存在，而村庄的象征与繁衍一定离不开肥沃的禾草和充足的水源。陆游《西村》诗曰：“数家临水自成村”，是对村落最生动最形象的描述。黄河与长江水，哺育了华夏子孙，被我们膜拜和颂之为母亲河。而当我们站在旷野里举目四顾，首先跃入眼帘的，肯定是不同方向都矗立着的一片片青葱蓊郁的树阴，而在每一片树阴的里面，又都会不容质疑地





隐翳着一个村落。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阿瑟·史密斯在《中国乡村生活》中说，在那遥远的、无法确定的年代的、朦朦胧胧的过去，有几户人家从其他地方来到这里安营扎寨，于是乎，他们就成了本地居民，这就是中国乡村。

中国村落的历史是和人类的历史同步演变的。受社会自然条件或者人类基因进化的影响，山顶洞人终于要离开幽暗、阴森、潮湿的巢穴，成群结队组合为一帮一伙向不同的旷野里迁徙了，这抑或就是中国最初的移民以及中国乡村形成的源头。他们首先寻找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那就是丰沛的植物和水源，如此才能安居乐业，于是，便诞生了形形色色的部落。那时的部落，就是现在村落的雏形，或者说如

今的村庄大都由远古的部落演变而来，只不过，大的或强悍的部落已伴随着岁月的更替形成了都市。北京在元朝以前，是偏居一隅的不毛之地，公元1234年，窝阔台遵照成吉思汗的遗计联宋灭金，时隔38年，忽必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定都大都，才开始大规模地扩建北京。因此，北京的前身也是乡村，是被“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族部落统治后发展起来的。其实，追根溯源，乡村是中国所有都市的摇篮。然而，更重要的因素却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村落是在各氏族和部落间的对抗、争斗或社会的急剧动荡中逐渐形成的。炎帝部落早于黄帝部落兴起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他们的发祥地在陕西中西部的渭水沿岸。在黄帝族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向东，到达今山西南部，又从太行山东麓往东北发展，最后定居在今河北涿鹿附近的时候，炎帝族也开始了搬迁。他们沿渭河东下，也是随着黄河水到达今河南西南部和山东地区。祖宗们之所以向东迁移，估计与中国河流大都由西向东流动有关。黄、炎的不期而至，遭到蚩尤所率领的九黎族部落的抵抗，于是双方发生了历史传说中的那场涿鹿之战，并最终炎黄以胜利而告终。据说，黄帝有25个儿子，其中14人得到了12个姓，这便是子孙繁衍或滋生出来的新的氏族。尧、舜、禹、夏、商、周相继在黄河流域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王朝，相传都是黄帝的子孙。周朝时期，尤其是春秋时代，人口剧增分支众多，按照周礼，王公贵族的子孙纷纷被封邑地赐姓氏，再加连年战争的颠沛流离，分化出许多不同的家族、部落乃至国家，其情景就像风中的蒲公英，凄凄惶惶沦落到山川荒野生息繁衍。中国村落的大量繁殖，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那时的一个国家或者一座豪华的城池，规模可能只相当于现在一个大点的村庄，甚至不及如今一个发展迅速的农村。在《清明上河图》上，我常常被当时京都汴梁的繁荣景象所倾倒，但那年我在开封沿着图中所示的、至今仍保留着的古老街道走了一趟，其一伸手就能摸到的屋檐，一跳跃就能跨过去街路的情景，实在不能与穿越历史后现在的一个最普通乡镇同日而语。在现河北隆尧县境内的“柏人城”遗址上，我望着春秋时代隶属晋地的这座著名古邑的残破城墙，看着东边一个目力难逮、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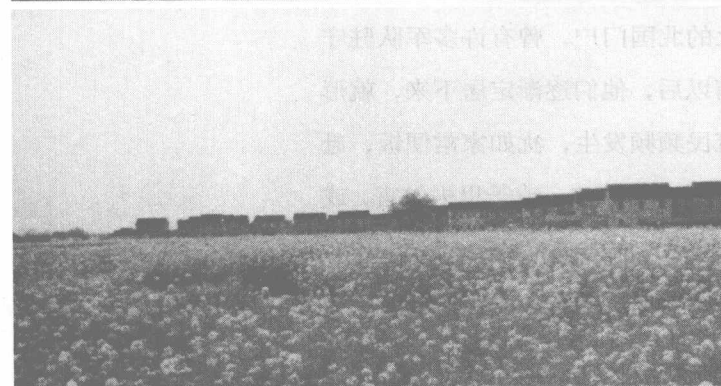
树缠绕、楼房林立的庞大村落，心里真是感慨万千。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村落演变的历史，任何一部地方史志，都是从一个小小的村落开始写起的。因此，中国是由不计其数村落组成的传统的农业大国。

从历史中不难看出，移民或者流民是村落形成并且进化的重要标志。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五谷文化，一贯重视世代定居，崇尚祖先，留恋土地，热爱家庭，“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然而，天灾、兵荒、战乱、赋税、徭役、高利盘剥、阶级压迫、人类与土地的矛盾等，都会导致人们离开原居住地而向外迁徙。这些移民或流民，使一些村落萎缩或者消失，而又造成另一些村落膨胀或形成。“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鸱窝……”这首代代相传、唱了六百多年的歌谣，曾让多少移民江南塞北、漂泊海外



的子孙后代流下多少思乡之泪，梦系多少恋乡之根呢！元朝末年，黄、淮二河屡次决口，豫、鲁、苏北、皖北之民死亡无数，名城扬州因战火只剩下18家，一些地方成为无人区。朱元璋得天下后，为巩固政权，医治创伤，恢复生产，便采纳了郑州知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的建议，决定向中原地区大规模移民，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洪武大移民”。明初的山西大移民多达几十万人，他们被官兵绑起来连成长队，分别向全国一百多个府县解押，遍布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仅河南河北两省，山西移民就分布于150多个县上千个村子。北京郊区大兴、顺义一带，至今仍有村庄叫霍州营、潞州营、屯留营，佐证着当时从长治、临汾、晋城移民的事实。我在河南浚县和河北宁晋县一带乡间考查，发现每个村子中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是从洪洞迁来的，有的村庄全部为山西移民，他们的家谱上都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在现今山西省，又随处可见河南村、山东村、陕西村。据考证，这些村民原来都是遭受天灾兵祸的难民，来到山西被移民后的荒芜地带落户，并不断招引同籍人前来定居，渐渐地，形成了这种省中省的杂姓村。另外，山西、河北是历史上的北国门户，曾有许多军队驻守在这里的关隘要塞，屯田自养。明清以后，他们逐渐定居下来，就形成了村落。历史上，中国的移民或流民频频发生，犹如家常便饭，赴边陲、入蛮夷、浮江湖、进深山、闯关东、走西口；或千里去做官，或遭贬被流放，或充军作苦役；胡服、旗袍、京戏、水烟袋；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彼此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交流，促成了中国深厚复杂的村落风貌。尽管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十里不同俗”之说，但仔细解剖一个村落，我们就会理解了整个中国的所有村落。

有几条像蛇一般弯曲的小路，从不同方向通往这个村落。他除了叫村之外，更多的却是以庄、屯、营、寨、店、铺、岗、台相称。站在旷野里远远眺望，目光越过庄稼地，尽头是一片似绿烟荡漾的树影，其次才隐隐约约看见错落有致的房屋点缀其中。房屋在院落里面，每个院落都是一户人家或者一个家庭，兴许业已四世同堂了。村里有街路，有池塘，有水井，有炊烟，有古槐古柳或老榆树老樟树大椿树大



榕树，或许还有一条小河从村边穿过，或许还有一段长满荒草的破城垣、寨墙、护屯堤什么的，村边、村中、街路上、院子里必定堆满了秸秆、稻草或柴禾。正如贾平凹在《进山东》中写道：“天明看车外，圆天之下是铅色的低云，方地之上是深绿的麦田，哪里有紫白色的桐花（树）哪里就有村庄，粗糙的土坯院墙，砖雕的门楼，脚步迟缓的有着黑红颜色而褶皱深刻的后脖的农民，和那声依然如豹的走狗——山东的风光竟与陕西关中如此相似！”暮色临近昏鸦归巢之时，在某棵大树下，往往会有一些叼着烟袋的老人诉说“从前”或“那个时候”的故事，一些孩子手捧着小脸蛋，在静静地听。从一辈一辈人传下来，我们大致知道了，村里大都是说不清年代的外来移民，因此姓氏很杂，有大姓有小

姓，有的虽是同姓但不一定同族。他们分别居住在村子里沿街不同的位置上，在一般情况下，坐落于村落边缘的人家迁来的时间比较晚些。习惯上，外出的人将这个村落称之为他们的故乡、老家或者祖籍，尽管自己的先祖并不是真正的土著，实际上，正宗的土著微乎其微。

据《论南田山开垦状》记载，清朝的浙江宁波、台州南府交界地方有一处南田，系禁地无人居住，不久有一部分难民从临海黄岩、温

州平阳逃荒而来，在南田上落户耕作，逐渐发展成为不小的村落，男女老幼5000人，草寮1500余间。又据《中国近代史稿》载，康熙初年，一些流民到东北乌拉、宁古塔一带挖人参，又东行数千里到赫哲族居住的地带或乌苏里江外，一去不返，年代久了，乌苏里江地区就出现了一些以耕种为生的汉族村落。众所周知，东北的黑龙江大多为山东、河南的移民和流民，民国年间，政府号召移民，我爷爷的哥哥领着五个儿子自河南免费移民黑龙江讷河一带，现已繁衍人口70余，成为当地的大户，那个村子里，全部是河南人和山东人。中国的村落，经过若干年的交叉融汇，分化重组，已经形成了大同小异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格局。譬如社交、礼仪、宗族、建筑、庭院、宗教、禁忌、节庆、娱乐、稼穡、婚丧、禀赋等等，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无论在山村还是在水乡，我们走进某一个村落，在某一个农家小院里，在某一条胡同里，都不难发现相同或者类似的故事。然而，在中国村落沧桑嬗变所构成的大文化圈中，每个地域的村落又有各自的小文化圈，譬如华北与西北、东北与华东以及各民族间的习俗、方言、服饰、饮食、心态等地域与文化差异。尤其是那些老少边区偏僻闭塞的村落，至今还保留着令人不可思议的社会形态。去年，我去太行山深处的一个村落采风，一个老汉居然战战兢兢地问我，城里还有没有日本鬼子了。据报载，在云南省的某一个山洞里，几年前曾发现了一个村落，他们仍穿戴着明朝时代的服饰，说话也是古语。报道说，这是明朝的几个官兵逃亡到了这里，一直不敢与外界联系，几百年来就这样在此繁衍生息形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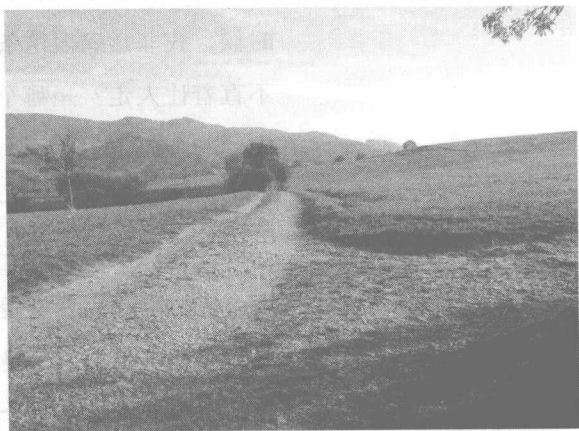
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以及通讯、交通条件的改善，我们意识中或者说通过考察得来的中国村落，其印象将很快成为历史，那种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乡村，正在成为一种记忆，一种怀旧，一种笑谈。当我站在深圳那摩天大厦夹峙着的街衢上时，我不相信从前这里曾是一个渔民的小村落；当我沿着华西村街里的长廊步入富丽堂皇的农家小楼里时，我无论如何不敢再称这里是个村落；当我驱车穿越苏南大地掠过一栋栋白墙黑瓦的别墅式建筑而看不见一丝

一缕炊烟时，陪同的本地人说这是村落，我死也持怀疑态度；当我几年后回了一趟故乡，踏着陌生的水泥路在街里走，喝着叔叔院子里的自来水，一遍遍问这难道真是曾生过我养过我的那个村落吗？传统意义上的村落正在消失，凝聚着新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村落正在形成。许许多多的人已经或者正在失去家乡和祖籍，这是历史的必然，正如当初的村落自然而然形成那样。目前，中国人正在经历着历史上又一次大的流动与迁徙，打工、出国、南方人北上、北方人南下、农民进城、城里人下乡。城乡差别日益缩小，都市化进程一日千里，未来的村落，将成为岁月沧桑沉浮而化作我们历史回忆的一部分铭记于心。

道路赋

在我的记忆里,道路始终是难行的,尽管我们天天离不开走路。中国人将“衣、食、住、行”从古说到今,一直把“行”列入生存或生活的必需,可见“行”之重要。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对这句话含义的理解,我早先的体会是人要敢于探索与追求才有希望或获得成功,后来再就字面揣摩道路问题,便感到其中的意思比背后的含义更深刻。的确,人类起源的时候,道无关紧要,自然界没有路也不需要路,如同野生动物一般,是不必规定方向和路线让大家便于行走的。道路是人类不经意间随便踩出来的,一个人走过去,后边的人源源不断跟着他的脚印继续践踏,于是路就诞生了,这也印合了那句“路在脚下”的常言。因此,如此形成的道与路必定是蜿蜒曲折的,这与我记忆中道路的形态非常吻合。所以,只是在字面上求解,鲁迅先生就向我们回答了或者启发我们去思考三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乡村道路的形成过程;二、道路的历史回溯;三、对现实道路的困惑与喟叹。

很久很久以来,乡间的道路没有一条是笔直的,顺畅的,它总是莫名其妙地胡乱拐弯、转向。文学作品对此路的描绘,可能已经穷尽了词汇,说像是蠕动的白蛇也好,写仿佛遗落在旷野的项链也罢,都是形容它缠来绕去的弯曲程度。铁凝的小说《村路带我回家》中



乔叶叶的心情，也犹如小路那样复杂多变。“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这首几乎人人都会吟唱的歌曲，是多么地诗情画意



啊！假如那条乡间的小路像高速公路一样宽阔笔直而不是“曲径通幽处”，岂不大煞风景。

中国的每一个村落，村边都有几条道路通往不同方向的邻村，要想一览无余看到路的远方是不可能的，路往往被庄稼地遮挡住。说此村庄距彼村庄8里，一般是指两点间的直线

距离，而实际路程至少要有10里。在我的童年时代里，我的母亲长年在外乡教书，每逢星

期六下午都回来看望我们。到了这个时刻，我总是领着妹妹去村西的小路上接她，其心情

可以用望眼欲穿来形容，于是，那条田间小道

在我心目中变得格外神圣。夕阳衔山，老鸱归

巢，小路载不来我的母亲，我想早一眼看见她的身影，可小路突然打了个死弯，只给我一片黑黝黝没有感情色彩的高粱地。我和妹妹走过

弯道，想找一个开阔的位置以便将归来的母亲早一刻纳入视线，但小路不厌其烦、无穷无尽拧劲拐弯，总是毫不留情地割断我们的目光。那

时候，我非常痛恨这条小路，一遍遍问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不直着让人走？是哪个混蛋修的？直到不久前，我才从鲁迅先生的话

中，发现乡间的路不是人修的，是大家稀里糊涂随随便便踏出来的。那么，在地面上踩出第一行脚印的是谁？他为什么不沿着直线走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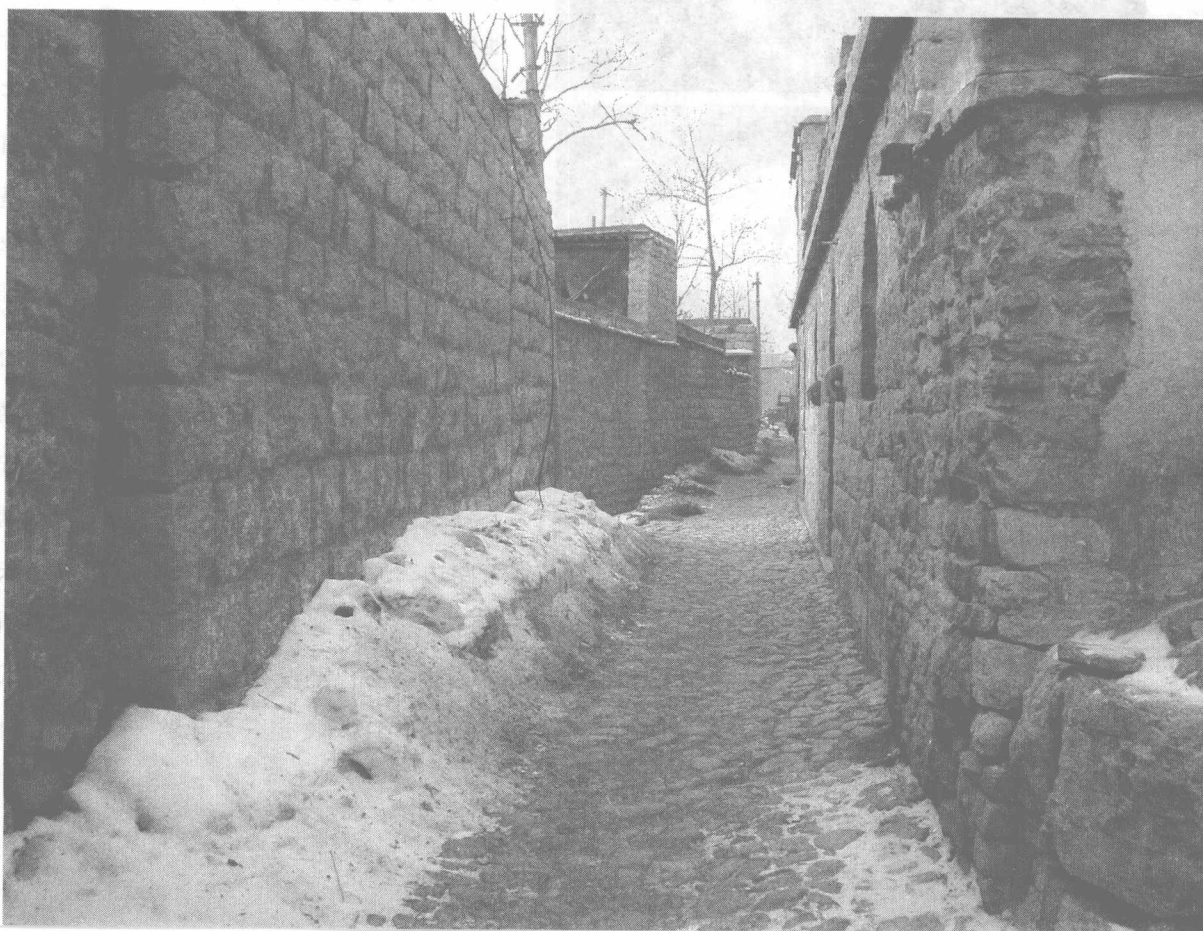
人民公社以前，土地一直是私有的，农田对于农民来说，恐怕比命都要金贵，因此，大量侵占耕地的路就无处可通。然而，人又要到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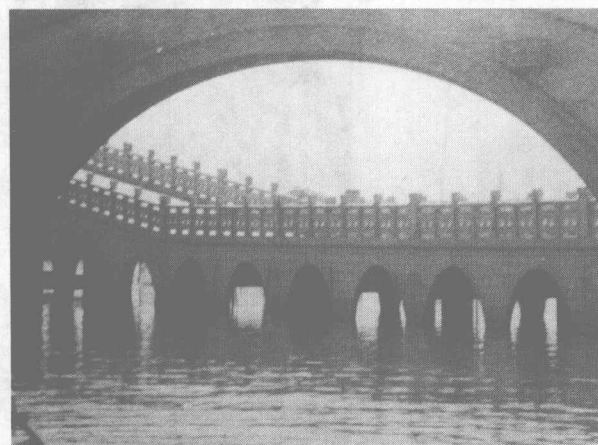
去，必须走出去，于是就发生了矛盾。这矛盾怎么解决呢？我现在如此想象和推测，第一个在田野上踩出路的人，又聪明又睿智，他小心

翼翼而且十分大胆地选择人家的地头或者田埂走，碰到庄稼就拐弯，这里走不通就走那里，即使这样，他仍然担心有人骂他不依他。好在

第一行脚印终于有了，人家见没有毁坏自己的庄稼，村人和自己都有了路可走，也就默认了。中国乡村的道路之所以弯曲、狭窄，大致上都是这样形成的，诞生于从前我们后人说不清的某个年代。如果这种考察有一定道理，那么，乡村道路的形成比较符合中国农民的性格和文化心理。

现在，我对面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张中国地图，那上面弯弯曲曲网状般令人眼花缭乱的线段，除了道路就是河流了。“小河弯弯”与“弯弯小路”，使我忽然顿悟了“千年大路走成河”的俗语。是的，河流大多是道路演变而来的，这从地图上道路与河流的走向与形状上一目了然。在乡村，自然踩踏出来的道路低于农田，每逢雨季，积水排泄到路面上，久而久之，由水沟变成了低于地面几尺甚至更深的河流。在河南豫北，我听到有很多村庄的村民，称自己村边低于地面的路叫“豁路沟”，通过考证，我才发现是长年累月的雨水冲刷豁了路因而得名。





这种乡间小路晴天里尘土滩泄，走上去趟得灰烟飞扬，雨天当然是糟糕透顶，积水、泥泞、光滑。阳光晒干后，车辙、蹄痕、脚印杂陈纵横、斑驳陆离、坑洼不平。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路会随着人们的绕行在局部继续滚动出更多的曲折。1973年，我13岁，那年秋天的下午，生产队在大西坡的沙地里分红萝卜，由各家自己刨出来运回家。我跟爷爷吭哧吭哧挖到天黑，终于从地里弄出了一大堆红萝卜，但是，怎么运回家却成了大问题。我家这些年唯一的运输工具，是一辆快散架的木头独轮车。独轮车小，车身结构是横木条，上面放个筐推土或装禾秸柴草还行，倘若运萝卜就要往下漏，况且萝卜又多。无奈之中，爷爷想了个办法，将他自己和我的布衫脱下垫到小车上，把带缨的萝卜装得老高，然后用绳刹紧。萝卜多车太沉，上了年纪的爷爷推起来刚走到田间小道上，就累得气喘吁吁咳嗽不止，于是我就来推。我握着车把，勉强抬起来，走了几步，车轱辘就在坑洼不平的小路上摇晃。天已经全黑了，星光残淡，本来就狭窄弯曲的小路也看不见了，只好摸索着朝前蹒跚行走。不一会儿，车下颠了颠，双腿拧个麻花，踉跄几步，我连人带车一头便栽倒了路边。原来是糟糕的路将我的车颠出去

扔到了地里，一车红萝卜全散了。爷爷埋怨我几句，我们摸索着重新装好车，仍由我推起来上路，因为爷爷已经没有推车的力气了。这天晚上在这条鸡肠似的小路上，我翻了5次车，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磕磕